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七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禮記義疏卷七十五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正義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録云名曰鄉飲酒義者以其記鄉大夫飲賓於庠序之禮尊賢養老之義此於别録屬吉事儀禮有其事此記釋其義也但此篇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興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

酒知合有四事者以鄭注鄉人為鄉大夫士為州長黨正又云君子謂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下又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亦是黨正飲酒之事下又云合諸鄉射亦是州長習射之禮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所以然者天子六鄉諸侯三鄉各有鄉大夫而鄉有鄉學取致仕在鄉之大夫為父師致仕之士為少師在學中名為鄉先生使之教鄉中之人每年入學三年業成必

升於君若天子之鄉則升學士於天子若諸侯之鄉則升學士於諸侯凡升之必用正月將升之時必先為鄉飲酒之禮鄉大夫與鄉先生謀事擇學士最賢者使為賔次者為介又次者為衆賔鄉大夫為主人與之飲酒而後升之故周禮鄉大夫職云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以禮禮賔之若州一年再飲者是春秋習射因而飲之以州長為主人

也若黨一年一飲者是歲十二月國於大蜡祭而黨中於學飲酒子貢觀蜡是也此則黨正為主人也此鄉飲酒之義說儀禮諸侯之鄉大夫三年賔賢能之禮鄭知諸侯之鄉大夫者以鄉飲酒禮云磬階閒縮霤注云大夫而特縣方賔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若天子之大夫特縣則鐘磬並有也若諸侯之州長則士也故儀禮鄉射是諸侯州長經稱鹿中記云士則鹿中也　呂氏大臨曰鄉飲酒

者鄉人以時會聚飲酒之禮也因飲酒而射焉則謂之鄉射此篇凡六章初言尊讓絜敬所以免人禍也次言學術道者將以得身次言先禮後財則民敬讓次言尊長敬老而孝弟之行立次言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次言古之制禮法象天地皆所以推明聖人制作之意也

通論劉氏彝曰鄉飲酒之禮歲則一行於黨再行於州三年一行於鄉所以行其三物充乎五品以

礪其德行以觀其賢能以采其髦俊以不盡性於中和為媿為恥為邦閭之指笑也此鄉飲酒之禮所以為王道之範圍風俗之砥礪也

餘論陳氏祥道曰酒者人之所以養陽而人情無節則亂故先王有禮以制之書云有正有事無彝酒則非時而飲皆禁也又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則不特非時而羣飲者又戒也盖酒之於人始乎治常卒乎亂始乎安常卒乎危不能節

之則養之適所以害之故節之以其時節之以其禮而鄉飲之所由作矣

存疑呂氏大臨曰鄉人凡有聚會當行此禮恐不特四事也論語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亦指鄉人而言之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賔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盥音管觶之豉反絜與潔通

正義鄭氏康成曰庠鄉學也州黨曰序揚舉也今禮皆作騰拜至謂始升時拜拜賓至　孔氏穎達曰迎賓庠門之外者謂鄉大夫若州長黨正則於序門外也主人將獻賓以水盥手而洗爵揚觶既獻後舉觶酬賓之時亦盥洗所以致其絜敬之意也賓與主人升堂後主人於阼階上北面再拜是拜至也拜至訖洗爵而升賓於西階上北面再拜拜主人洗也拜受者賓於西階上拜受爵也拜送者主人於阼階上拜

送爵也拜既者賓飲酒既盡而拜也皆所以致其恭敬之心也　吕氏大臨曰以謹遜之道尊賓始見於拜迎庠門之外三揖三讓而後升以潔清之道接賓則見於盥洗揚觶之際極其所致賓主之敬則見於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之節　陳氏祥道曰進而禮之以致其尊退而禮之以致其讓而三揖至於階三辭以升堂則進退之節也盥洗則在人者絜也揚觶則在器者絜也夫是之謂致絜拜至而後拜送此

主也拜洗而後拜受此賔也至於受而飲飲而盡則為拜既而其禮盖亦賔而已盖拜者屈之而使卑在我者卑則於人為尊而無侮矣夫是之謂致敬也

馬氏晞孟曰入三揖而後至階主所以致尊於賔三讓而後升賔所以致讓於主　彭氏曰三揖者將進揖一也當陳揖案陳謂堂塗二也當碑揖三也三讓如曲禮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是皆致尊讓也

餘論孔氏穎達曰案州長職云春秋射於州序黨正

云屬民飲酒於序是州黨曰序有室謂之庠無室謂之序鄉學為庠州黨為序學記云黨有庠者謂鄉人在州黨但於鄉之庠學不别立也則州黨曰序必是無室但有虞氏之庠周以為鄉學夏后氏之序周以為州黨之學明夏時之序則有室周時州黨之序則無室也序名雖同其制則别又鄉學雖為序亦有東西墻謂之序故鄉飲酒或云序東西州學雖為序據其序内亦有堂稱故鄉射或云堂東堂西也　方氏

愨曰學所以明人倫而人倫之序成於相齒故鄉飲酒之禮必行之於學行之於學而此止言庠門者以養賢敬老為主故也王制言耆老皆朝於庠非謂是乎

案孟子言鄉黨莫如齒王制言習鄉尚齒則惟三年大比其為賓者必賢能也或賢能中亦以齒未可知禮曰朝廷同爵則尚齒義可推耳

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

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

遠于萬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道猶此禮　孔氏穎達曰君子之相接尊讓絜敬如此其至雖有爭慢之心無從而生而尊讓絜敬之俗成矣禮行而至於成俗則天下之人皆將遠于鬬辨而免於人禍　又曰先王之制禮也有道非苟為繁文飾貌升降之末者也　陳氏祥

道曰夫有所尊有所讓則相從以義而不敢爭有所
絜有所敬則相推以誠而不敢慢粲然而文之以接
懽然而恩之以愛不期於鬬而已無暴不期於辨而
已無亂　方氏慤曰鬬者力相攻之謂辨者言相敵
之謂不鬬則無暴之禍不辨則無亂之禍且暴人者
人恒暴之亂人者人恒亂之惟君子無暴亂之行所
以免於人禍也
案尊讓絜敬道也爭慢鬬辨暴亂人禍非道也聖人

制此鄉飲酒禮以尊讓絜敬之道故無非道之禍焉

下賔主共之至象四時皆道也

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賔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賔也上共字如字下共音恭

正義鄭氏康成曰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共尊者人臣卑不敢專大惠羞燕私可以自專也絜猶清也　孔氏穎達曰鄉大夫等設酒尊於東房

之西室户之東在賔主之間示賔主之共有此酒也
酒雖主人所設賔亦以此酢主人故云賔主共之北
面設尊玄酒在左謂在酒尊之西地道尊右貴其質
素故也羞出自東房謂主人供於賔也榮屋翼也設
洗於庭當屋之東翼示主人自絜以事賔也　呂氏
大臨曰玄酒水也飲之始也飲始於水極味於酒凡
酒之設皆尚玄酒質之為貴不忘本也羞出自東房
主人致味以養賔故曰主人共之而不以與賔共也

洗當東榮主人自絜以事賔賔雖亦就此洗不曰賔
主共之者明所以敬人者各自盡也　陳氏祥道曰
東者主人位而主所獻者為主共西者賔之位而賔
所酬者為賔共惟夫賔與主和獻酬而皆有共也此
尊所以間於房户之中以見意與
存疑鄭氏康成曰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
子謂卿大夫士　陸氏佃曰鄉人士君子鄉人之中
有士君子之行者也周官所謂賢能是與　孔氏穎

達曰鄉大夫等惟有東房　方氏慤曰玄酒者以黑黍和於水而為之其為色則幽其為味則淡貴其質也_{案不如水之說確}　賈氏公彥曰榮即今之摶風屋翼榮者與屋為榮飾翼者與屋為翅翼也

案鄉人所該甚廣士則鄉人之秀而君子則有德有位之通稱注謂士為州長黨正以指侯國則可若王朝則鄉大夫為上大夫卿州長為中大夫黨正為下大夫不得謂州長黨正為士也其謂主人為鄉大夫

者亦專本鄉法而言若州射黨祭則又州長黨正為主人恐不得拘也其在侯國則鄉大夫者鄉人也有飲國中賢能之禮州長者士也有習射鄉飲之禮黨正者亦士也有蜡祭鄉飲之禮鄉大夫者有賓興賢能鄉飲之禮總謂之鄉飲飲有獻酬拜洗拜受拜送拜既之禮故曰賓主共之蓋則宰夫授之而已故曰主人共之　又案聘禮記云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而聘禮君使臣還玉於館賓退負右房則大夫士

亦有右房不唯有東房也鄉飲酒時賔席牖前南面三賔席在賔西皆南面若但有東房無右房則一室中賔已坐於西北三賔之席直無地可容矣故鄉大夫不唯有東房不得舍經從疏也

賔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賔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僎一作全鄭讀遵今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陰陽助天地養成萬物之氣也三

賔象天三光者繫於天也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焉孔疏公羊云大辰者何大火也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故爾雅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北極謂之北辰是三大辰也何休云大火與伐天子所以示民時之早晚天下取以為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　孔氏穎達曰此明賔主介僎坐位之義三賔衆賔也四面之坐主人東南象夏始賔西北象冬始僎東北象春始介西南象秋始其四時不離天地陰陽之内而坐即是賔主介僎之所象也　吕氏大臨曰三賔者衆賔之長者也其所以

輔賔猶三光之輔天也　方氏慤曰天地者隂陽之體隂陽者天地之用故賔主象天地介僎象隂陽也三賔衆賔之所觀法而瞻仰者故象三光也後言介僎象日月則此言隂陽盖主日月耳介僎之輔賔主猶日月之運隂陽以成天地之光也故取象於日月隂陽之義三讓而後成禮猶月三日而後成魄也夫魄隂也而禮由隂作故以況之且陽道饒而主進隂道乏而主退則讓亦隂事也四面之坐則賔主介僎

各坐於一方之面也夫有天地以為之體必有陰陽以為之用有陰陽之用然後三光之象垂三光之象垂然後有盈虧之理月有盈虧之理然後四時之序成故取象之序如此　陸氏佃曰成魄謂望後三日且月以生明為進生魄為退退讓之事也

餘論陳氏澔曰或謂介有剛辨之義僎有巽入之義各從其類義或然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古文禮僎皆作遵　孔氏穎達曰

三日成魄者謂月盡之後三日乃成魄此謂月明盡之後而生魄非必月三日也魄謂明生旁有微光也初以前月大則月二日生魄前月小則月三日乃生魄　方氏慤曰三光日月星也既象日月又象三光者益介僎兩而三賓三以象參兩之數

辨正朱子曰魄者月之有體而無光處也故書言哉生明旁死魄皆謂月三日月初生時也凡言既生魄即謂月十六日月始闕時也今此篇兩言月三日而

成醜疏知其謬而曲徇之故其說相戾之甚

案儀禮賓若有遵者席於賓東一人舉觶乃入賓介皆降揖讓升是遵乃賓之尊非主之輔鄭以僎為遵大誤葢天子不以公為賓而以卿為賓諸侯不以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近則有嫌降一等則無嫌也既不以為賓故後入本尊於賓故席於賓東鄉飲酒禮亦然必其爵齒皆尊於賓因不為正賓故後入也若僎則卑於主介以輔賓必不可無僎以輔主則可

有可無但有之則備故又謂之全耳三賔為衆賔之長席舉三賔者因衆賔無筭主人獻衆賔衆賔之長升拜受者三人故特表此三賔以識敬或以賔介僎為三賔尤誤也三光注疏作三大辰為是方氏指日月星為三光則既曰設介僎以象日月又曰立三賔以象三光不贅而複乎三日成魄惟陸氏佃得之葢日君象月臣象惟望日去日最遠故盈望後三日稍近故已成魄至晦朔全近日則純魄晦後三日始稍

遠故哉生明也此正謂三賔近賔而禮殺猶三卿近

君而禮殺皆如月之讓日耳

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賔故坐賔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賔賔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凝猶成也賔者接人以義言賔来以成人之德　孔氏穎達曰賔在西北天地嚴凝之氣著主在東南天地溫厚之氣著介在西南象陰之徼氣僎在東北象陽之徼氣　張子曰坐有位者禮主於尊賢而已若賔主正對則兼主於敬主故賔主不相對坐以見尊賢之義雖四時之坐皆有義其實欲明其尊賢也　呂氏大臨曰東北至於東南生氣也生氣溫厚而主仁故自孟春至於孟夏生氣之所

生萬物之所以發生天地之盛德氣也主坐於東南僎坐於東北仁之序也西南至於西北殺氣也殺氣嚴凝而主義故自孟秋至於孟冬殺氣之所行萬物之所以收斂天地之尊嚴氣也賔坐於西北介坐於西南義之序也飲酒之義所以致主之養而尊賔也

方氏慤曰秋斂冬藏義也故嚴凝為義春作夏長仁也故溫厚為仁介僎者所以輔賔主而接人者也接人則賔主之先故坐於陰陽所始之地賔主則坐

於陰陽之廠地焉主人必三揖仁之至也賔必三讓義之盡也以接人以仁為盛德溫厚則接人以義為嚴凝尊嚴可知　葉氏夢得曰主人以仁接賔故在東南若賔則主人所尊其位則主人所擇而居也故先言坐賔于西北而後言接人以義若介先賔以通其意於主僎先主人以通其意於賔陰陽輔天地而天地以成功介僎輔賔主而賔主以成禮其居始生之地不亦宜乎

案設席之次賔在牖前南面主席阼階上西面介在西階上東面僎在主人北亦西面若衆賔則在賔西有遵則在賔東皆南面後世賔東南面主西北面皆側席相向謬矣

仁義接賔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正義鄭氏康成曰聖通也所以通賔主之意也將猶

奉也術猶藝也得身者謂成巳令名免於刑罰也言學術道則此說賓賢能之禮　方氏慤曰賓主之際其精至於仁義相接其粗至於俎豆有數非知禮之精者莫之能興故曰聖也聖之事既立然非將之以敬則亦怠而廢禮矣故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者天地之序鄉飲主於序齒故曰禮以體長幼曰德各得其體豈他求哉故曰德也者得於身也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　馬氏晞孟曰因事以見聖即聖以行

禮因禮以成德此始終之序學術道者所以窮理得身者所以盡性禮足以窮理盡性故聖人務焉

案有事主以仁為事賔以義為事也有數俎豆有爵者各以命數無爵則如下六十三豆七十四豆也聖通明也既立賔主以象天地而俎豆多寡又以爵以齒則義益通貫而顯明故曰聖又敬以行則有本有文而禮成矣鄉飲之禮如黨正屬民固以齒而賔興養老之時爵同則尚齒賢同亦尚齒是皆體長幼也

術道行道之方制此禮使人由之皆使人得其性之固有也朱子謂此節牽附迂滯不足深究而諸儒之說愈支故就經姑申其說而餘盡汰之

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薦亦作𧃍同嚌才細反啐七内反為于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非專為飲食言主於相敬以禮也致實謂盡酒也酒為觴實祭薦祭酒嚌肺於席中惟啐酒席末也　孔氏穎達曰祭薦者主人獻賓賓即席祭所薦脯醢也祭酒者既祭薦又祭酒也此是賓敬重主人之禮嚌肺者祭酒後興取俎上之肺嚌齒之嘗主人之禮也啐酒者飲主人酒而入口成主人之禮也席末謂席西頭也鄉飲酒禮云祭脯醢奠爵右取肺卻左手右絶末以祭尚左手嚌之興加於俎

坐挩手遂祭酒嚌肺在前祭酒在後此先云祭酒者嚌是甞嚌之名祭酒是未飲之稱故祭酒與祭薦相連表其敬禮之事言此席之設本不為飲食蓋主人敬重於賔故設席耳祭薦祭酒嚌肺敬主人之物故在席中啐酒則入於己故在席末於席上祭薦祭酒是貴禮席末啐酒是賤財也卒觶主人酬賔賔卒立以據觶也致實謂致盡其所實之酒於西階上不就席啐纔始入口故猶在席末卒觶則盡爵故遠在西

階上前文方論設席之禮故言是席之正此覆說前席故變文言席之上上亦正也卒觶論其將欲卒觶之時致實論其盡酒之體先禮則貴後財則賤亦互相通　方氏慤曰祭薦祭酒必祭其先而後飲食之也肺者據周人所貴祭薦祭酒則神之也故曰敬禮嚌肺則味之矣故曰甞禮啐酒則飲之矣故曰成禮啐酒獻賔之觴卒觶則酬賔之時也主獻賔賔酢主主酬賔三事既備則獻酒之禮畢矣故曰卒觶西階

則賔所有事之階也席之正則有別於席之末席之上則有別於席之下西階上即席之下也先禮則敬讓後財則不爭　葉氏夢得曰啐酒於席末既為賤財則祭脯醢以敬禮嚌肺以嘗禮皆居席之正是為貴禮也賔辭於西階上既為後財則羞出東房洗出東榮雖非席之上猶為先禮也盖鄉飲酒之禮非專為飲食而已其啐爵也其卒觶也皆避其席亦所以防酒禍也貴禮而先之則民敬讓賤財而後之則無

酒禍而民不爭聖人所務葢如此

案敬禮嘗禮成禮皆是賔敬主人而主人之所以敬

賔者即此可見　又案祭獨嚌肺者以周禮重肺祭

必先肺嚌肺則徧嘗可知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

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

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

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

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弟音悌下同行下孟反所謂孝之孝當作教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說鄉飲酒謂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禮也其鄉射則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也謂之鄉者州黨乃鄉之屬也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為主人焉如今郡國下令長孔疏郡治之下及王侯有國治之下滿萬户以上之令不滿萬户之長於鄉射飲酒從太守相臨之禮也

孔疏令長似州長黨正太守似鄉大夫

孔氏穎達曰鄉飲酒禮賓賢能則用處士為賓其次為介其次為衆賓皆以年少者為之此正齒位之禮其賓介等皆用年老者為之其餘為衆賓賓內年六十以上者於堂上賓席之西南面坐若不盡則於介席之北東面北上坐其五十者則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示有陪侍之義非即在六十者旁同南面立也所以立於階下者示其聽受六十以上之政事役使以明尊敬長老也三豆至六

豆者以十年加一豆非正禮故不得為籩豆偶也其五十者二豆而已故鄉飲酒禮衆賔立於堂下者皆二豆其賔介之豆無正文當依衆賔之年而加之也豆是供養之物故云明養老立侍是陪侍之儀故云明尊長入門而能行孝弟出門而能尊長養老也合諸鄉射者謂春秋二時聚合其民於州長教之以鄉射之禮也教之鄉飲酒之禮者謂十月黨正飲酒教之以鄉飲酒之禮也案本文義謂鄉飲固行飲禮即鄉射亦行飲禮故曰合諸鄉射

教之鄉飲酒之禮疏分兩句為兩時兩事誤　儀禮鄉飲酒篇無正齒位之禮令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故知是黨正正齒位之禮此謂初飲酒之時正齒位及其末皆以醉為度雜記云一國之人皆若狂是也州長黨正射飲而並謂之鄉者以州黨屬鄉故云鄉之屬也鄉之所居州黨行飲酒射之禮則鄉大夫代此州長黨正為主人故得稱鄉射鄉飲酒也若鄉之州黨鄉所不居則鄉大夫不得為主人亦不得稱鄉射鄉飲酒但謂之州

射黨正飲酒可也　方氏慤曰六十者坐則七十以上亦坐可知五十者立則四十以下亦立可知聽政者聽上之人有所正聽役者聽上之有所使也必五十以下則立六十以上則坐者葢五十曰艾艾則服官政之時固宜立侍以聽政役六十曰耆耆則指使之時固宜坐以加政役於人也尊長在儀養老在物故坐立之不同所以明尊長豆數之不一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則能入弟民知養老則能入孝民入

而孝弟於其家出而尊長養老於其國則教成矣國豈有危疑之禍乎射義曰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云合諸鄉射也　呂氏大臨曰飲酒之禮老者加豆有至於六也案正薦之豆以明禮故有定數加豆以優老故以年為差此加字甚明　陳氏祥道曰籩桃梅之屬地產也豆麋鹿之屬天產也地產所以養其陰則天產所以養其陽而老者陰也養陰必以陽故言豆而不及籩

存疑陳氏祥道曰射所以觀德飲所以尚齒王制曰

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尚功習鄉尚齒是鄉有習射尚齒矣而鄭以黨主飲州主射而鄉大夫親為主者不已誤邪蓋莫非飲也有飲於鄉而正齒位者有飲於黨而正齒位者莫非射也有射於鄉以觀德者有射於州以觀德者以黨不若州之衆故雖有飲而無射州不若鄉之大故雖有射而無飲而有齒者亦未必有其德此黨正言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而州長言春秋以禮會民

射於序也鄉則有射有飲而兩全焉而記之所言者皆鄉而已　胡氏銓曰鄉黨篇云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杖者亦謂五十六十者而此經下亦云少長以齒則鄉飲豈無正齒位之禮乎竊謂此是鄉大夫非黨正也然則鄉射亦不得謂之州長射矣若實州黨則謂之州射黨正飲酒可也何得謂之鄉乎　趙恭父問此篇自鄉飲酒之義而下先儒以為記鄉大夫飲賓於庠序之禮自鄉飲酒之禮而下先儒以為

記黨正飲酒於序以正齒序之位令詳考其文前有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云云固足以見賔興之意後有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亦足以證序齒之事但某竊疑儀禮所載鄉飲只是鄉大夫興其賢能而以禮賔之不知説禮何取於黨飲而記為是義朱子曰此無他義只是作記者並舉之耳 陳氏澔曰坐者坐於堂上立者立於堂下豆當從偶數令但十年而加一豆非正禮也 方氏慤曰唯六十

非肉不飽故六十以上始有豆數也前言俎豆有數而此不及俎者以俎大而豆小由其禮之小故止舉器之小者以明之也

案鄭專以六十者坐節為黨正蜡祭屬民飲酒正齒位之禮遂疑賔賢能正齒位二禮迴異又以鄉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遂疑鄉飲鄉射二禮必合殊不知王制言命鄉簡不率教元日習射尚功習鄉尚齒則簡不肖亦行鄉飲矣何必專賔賢能乎賔賢

能而賢同則以齒能同則以齒何必賓賢能不尚齒乎卿大夫射必先行飲禮豈士射不先行飲禮如孔子射於矍相有揚觶以尊賢能非無飲禮也若飲有不射者以投壺代之或並無投壺如陳敬仲飲桓公酒之類是飲射二禮可分可合也但以飲而射則飲重以射而飲則射重儀禮可徵也而飲亦有重有輕士君子行之則重鄉人無爵德則假是禮行之而儀文不備其禮稍輕如正飲必有正豆加豆假是禮行

者則有正豆無加豆惟六十以上乃有三豆四豆之加亦其一端也　又案疏據六十者三豆推言五十者二豆是二豆乃五十以下之正豆六十以上乃有加豆五十以下有正豆無加豆也所謂正豆者鄉飲酒禮賓介於設折俎之先薦脯醢衆賓辯有脯醢是也所謂加豆者徹俎後說屨升坐乃羞是也儀禮乃羞疏引此三豆至六豆以證之賓介有俎有豆有加豆衆賓則有豆無俎故謂六十以上始有加豆則可

謂六十非肉不飽始有豆數則不可且鄉飲以賓賢能習射正齒位皆禮之大者烏得謂俎大豆小目為禮之小止舉器之小者以明之如方氏說乎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易以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鄉鄉飲酒也易易謂教化之本尊賢尚齒而已　孔氏穎達曰王者以尊賢尚齒為教化之本易取簡易之義重言易易猶言蕩蕩平平取語順也　呂氏大臨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文則

擯相習之其義則君子知之脩其文達其義然後可以化民成俗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皆見於飲酒之禮而可以化民成俗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易謂易行

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別彼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速謂即家召之別猶明也　孔氏

潁達曰主人親自速賔並往速介而衆賔不須往速自從賔介而來賔介至門主人拜賔及介而衆賔不須拜自入門是賔介貴於衆賔也　方氏慤曰賔三賔也三賔貴於衆賔而介則輔三賔者也故主人或親速之或不親而使之自從或不拜而使之自入故曰貴賤之義別矣

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賔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賔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

矣省所領反殺色戒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繁猶盛也小減曰省辨猶别也尊者禮隆卑者禮殺尊卑别也　孔氏頴達曰主人於賔三揖三讓拜其来至又酌酒獻賔賔酢主人主人又酌而自飲以酬賔是辭讓之節其數繁多也介酢主人則止主人不酬介是及介省矣主人獻衆賔於西階上受爵坐祭立飲不酢主人而降西階東面是於賔禮隆衆賔禮殺也　吕氏大臨曰介之升也不

三揖三讓不拜洗主人不之阼階拜送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不自酌酢授主人爵主人不舉酬省於賔可知及衆賔則升受坐祭立飲不酢其拜受者衆賔之長三人餘則不拜省於介可知於一等之中寖有省焉此所以辨隆殺也　方氏慤曰主酌賔為獻賔答主為酢主又答賔為酬是禮也三賔則備之至於介則省酬焉至於衆則又省酢矣升而受爵之時惟祭酒得坐及飲酒則立葢飲酒所以養己以其卑不

敢坐而當其養故也前言貴賤之義此言隆殺之義貴賤指其人隆殺指其禮因其人之貴則禮為之隆因其人之賤則禮為之殺故其義先貴賤而後隆殺也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間間厠之間

正義鄭氏康成曰工謂樂正也樂正既告備而降言

遂出者自此至去不復升也流猶失禮也立司正以正禮則禮不失可知　孔氏頴達曰工入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主人獻之獻工也吹笙之人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每一篇一終主人獻之謂獻笙人也間代也笙歌已竟而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也堂上人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為一終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為二終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為三終魚麗言太平年豐

物多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賓南有嘉魚言太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與之燕樂南山有臺言太平之治以賢者為本此采其愛友賢者為邦家之基由庚崇丘由儀今亡其義未聞合樂三終者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也若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故鄉飲酒云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也周南召南王后

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國君夫人之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妻能循法度工告樂備遂出者謂樂工先告樂正樂正告賓以樂備乃降立西階東北面自此遂出也一人謂主人之吏舉觶示將行旅酬也將留賓旅酬恐有懈惰故主人使相禮者一人為司正以監之　陳氏祥道曰升歌堂上之樂笙入堂下之樂記曰歌者在上匏竹

在下貴人聲也歌之者一篇為一終鹿鳴燕嘉賓歌之以示事四牡勞使臣之來歌之以示勸賓既至而無禮樂以文之則亦不足以示情此皇皇者華所以繼作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者乃其意也南陔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白華以示其德南陔以示其行外有行而内有德不得其時而飲之亦不足以行禮此華黍所以繼作也其詩曰時和歲豐宜黍宜稷者乃其意也示事示勸示情主人之所

以事人示德示行示禮主人之所以成已故主人獻之若夫相代而為間歌相同而為合樂則無所獻矣以其不特於主人故也魚麗作於上以見物多而禮能備禮能備則其道得矣故下有由庚以繼之詩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是也南有嘉魚作於上以見至誠而樂相與則其功大矣故下有崇丘以繼之詩曰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是也南山有臺作於上以見得賢也自況能立太平之基則天下宜矣故下有由

儀以繼之詩曰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是也二南者王化之本正始之道也用之鄉人焉使鄉大夫以之教其民用之邦國焉使諸侯以之教其臣　又曰升歌笙入皆繼之以主人獻之以禮節樂於其始也閒歌合樂必繼之以一人揚觶乃立司正以禮節樂於其終也作樂以行禮由禮以節樂賓主之情斯和樂而不流矣

案儀禮鄉飲酒卒歌主人獻工注一人工之長者也

凡工賤不為之洗又曰大師則為之洗大射禮燕禮皆然　又案燕禮合樂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是六詩皆歌也孔疏謂笙吹名南三詩未聞所據但合樂三終乃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笙詩自小雅六詩而外不知合樂時吹笙又是何詩況笙詩有聲無辭鵲巢三篇則有辭矣姑仍疏以存其說可也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

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弟音悌少詩召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遺猶脫也忘也　孔氏頴達曰旅酬之時賔主人之黨各以少長為齒以次相旅至於執掌罍洗之人以水沃盥洗爵者皆豫酬酒之限是弟長無遺也主人酬介介酬衆賔雖據旅酬之時少長以齒終於沃洗因遂連言無算爵見無不周徧鄉飲酒記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是也　馬氏晞孟曰終於沃洗逮賤之謂也少長以

齒能弟長也終於沃洗能無遺也　朱子曰弟長而無遺弟悌也敬順之意言能使少者皆承順以事長者而無所遺遺棄也

降說屨升坐修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朝下字直遥反莫音暮說脱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朝夕朝莫聽事也不廢之者既朝乃飲先夕則罷其正也終遂猶充備也　孔氏穎達

曰無算爵前皆立而行禮未徹俎故未說屨至此徹俎之後乃說屨升堂坐也修爵無數謂無算爵也朝後乃行飲酒之禮禮畢乃治私家之事是朝不廢朝莫不廢夕此謂鄉飲酒禮若黨正飲酒一國若狂無不醉也飲畢主備禮拜而送賓節制文章終竟申遂不有闕少故知安燕而不亂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

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正義孔氏穎達曰此總結上五種之事　方氏慤曰五行行之於一身則身正而無邪施之於一國則國安而無危天下之本在國故曰國安而天下安天下安則王道成矣　胡氏銓曰前言正席次言司正正禮此言正身盖席正然後禮正禮正然後身正身正則國正國正則天下安矣故繼之以國安而天下安也

鄉飲酒之義立賔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賔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日出於東僎所在也月生於西介所在也　孔氏穎達曰此覆說鄉飲酒禮之義有所法象之事前文天地共言此則析言之賔者主之所尊敬故以賔象天主供物以養賔故以主象地前經介僎象陰陽據其氣此云日月言其體僎在東北象

日出介在西南象月出　呂氏大臨曰飲酒之禮莫先於賔主立賔象天立主象地禮之經也其次立介僎以輔之輔之者紀也其次立三賔以陪之陪之者參也政教之立必有經有紀有參然後可行也其或言立或言設也立則本於創始之時設則見於既陳之後因賔而後用介因主而後用僎則是立賔立主於前乃設介設僎於後也禮之所制如此故用之於事則足以為政之本體之於道則足以為教之本

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亨普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祖猶法也狗所以養賓陽氣主養萬物海水之委也大古無酒用水而已　孔氏穎達曰烹狗東方覆說前文羞出自東房也洗之在阼水在洗東覆說洗當東榮也尊有玄酒亦覆上文　呂氏大臨曰天地之間海居於東東則左也故洗在阼水在東有左海之義　陳氏祥道曰牲用狗者狗之

為物有所守而善擇人者也非其人則在所去故古之人於燕饗飲食皆用之　方氏慤曰凡植物皆地産足以養人之陰凡動物皆天産足以養人之陽天産不特狗也而特烹狗者陽之辰窮於戌至陽之畜也東方者得陽之中烹至陽之畜於陽中之方又得其宜矣水則厰之於壘者盖酌之於罍而滌之於洗故其水在洗東洗既在東水又在洗之東者凡以祖天地之左海也左亦東也以方言之則曰東以體言

之則曰左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鄉許亮反下同偝音佩

正義鄭氏康成曰春猶蠢也蠢動生之貌也聖之言生也假大也愁讀為揫揫斂也察猶察察嚴殺之貌

也南鄉鄉仁貴長大萬物也察或為殺　孔氏穎達曰聖之言生也東方產育萬物故為春為聖養育萬物長之使大亦為仁五行春為仁夏為禮令春為聖夏為仁者春夏皆是生長俱有仁恩之義中者藏也北方主智亦為信以五行言之則為信以生長斂藏言之則萬物所歸藏也　呂氏大臨曰天子南面而立左則東方東方聖也左之則尊之也鄉則南方南方仁也鄉之則宗之也右則西方西方義也右之則

用之也偝則北方北方藏也偝之則違之也天子之立如是而坐賔亦南鄉者尊賔之至也　馬氏晞孟曰春木為仁而夏曰仁何也天地之仁至乎夏而盡矣天地之義至乎冬而極矣故樂記曰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長者大之而已秋者斂也萬物至秋而斂則其成體可察也義者仁之節秋者春夏之節也故曰守義中者萬物復歸其根也藏者不露其形也以秋為揫斂則知春夏為發散也以冬為中藏

則知春夏為外發也　項氏安世曰聖管萬善故象春仁濟萬善故象夏義制萬事故象秋中藏萬理故象冬聖以德言未及於用也故左之義以事言天下之大用也故右之鄉仁以應物備藏以反身也凡道備於身為聖施於物為仁形於事為義存於心為中名雖有四其實一也考其次序固人道之當然推其方位亦天理之自然也

案此節有脫誤若移下主人必居東方三十一字置

產萬物者聖也上賔必南鄉四字屬南方者夏上則

明順矣聖知本藏於冬而發於春仁育本見於春而

大於夏言各有當也

介必東鄉介賔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為

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獻酬之禮主人將西賔將南介覲

其閒也主人者造之禮之所共由主人出也　孔氏

穎達曰介賔主者主人獻賔將西行就賔賔又南行

將就主人介在西階之上以介覸隔賔主之閒也主人造之産萬物者釋所以主人居東方之意東方産育萬物主人供客所須故造為産萬物之象

存異方氏慤曰言賔必南鄉以見主之北鄉言介必東鄉以見僎之西鄉　陸氏佃曰介必東鄉介賔主也據此坐鄉東北明矣然則主人面西北賔面東南僎面西南皆可知

案上文云坐賔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主人坐於東

南而坐僎於東北言其方也此又云賔必南鄉介必東鄉主人坐於東方言其鄉也後世遂沿為側坐相向則誤矣覲儀禮獻賔時云賔升席自西方記云主人介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則其席之正而賔南鄉介東鄉主人西鄉皆可得而推之矣鄭注儀禮云賔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衆賔席於賔席之西是四面之坐禮經甚明

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

立三卿三賔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者陰也大數取象法於月也

孔氏頴達曰樂既為陽故禮為陰月是陰精故禮之數取法於月也鄉飲酒立三賔亦象國立三卿故曰政教之本　呂氏大臨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者物之所由致是故禮有三讓賔有三賔國有三卿上法於月則三日成魄三月成時政教所本禮之所以法也　馬氏晞孟曰大國三卿周官所謂設其參

是也

射義第四十六

正義孔氏頴達曰案鄭目録云名射義者以其記燕射大射之禮觀德取士之義此於别録屬吉事案此篇中有鄉射又云不失正鵠正則賔射然則鄉射賔射俱有之目録惟云燕射大射者此篇廣說天子諸侯大射燕射之義不專於鄉射賔射也射起自黄帝易繫辭云古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是弓矢起於黃帝虞書云侯以明之是射侯見於堯舜至周則具矣

通論孔氏穎達曰禮射有三一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賓射諸侯來朝天子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三燕射謂息燕而與之射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士無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也射人云士射豻侯二正是士有賓射鄉射記云士布侯畫以鹿豕是士有燕射也其侯司裘職云王大射則共虎

侯熊侯豹侯畿内諸侯大射止張熊侯豹侯若畿外諸侯大射亦張三侯遠尊得伸也一曰大侯天子以熊皮飾之二曰糝侯豹鵠而麋飾三曰豻侯胡犬皮飾侯若畿内卿大夫則麋侯也畿外卿大夫射侯無文益降君一等則糝侯豻侯其鵠三分侯中而居其一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䓆謂之鵠鵠者取名於鳱鵠小鳥而難中故以中之為儁其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

五十弓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亦九十糝七十豻五十遠尊得伸可同耳其天子以下賔射王射三侯五正諸侯二侯三正卿大夫一侯三正士豻侯二正鄭云五正者中朱次白次蒼次黄玄居外三正損玄黄二正或以朱緑二侯者三正一侯者二正而已天子賔射用五正三正二正之侯諸侯賔射用三正之侯卿大夫用二正之侯士亦用二正之侯畿外諸侯以下賔射其侯無文約大射禮文

之意諸侯既同天子張三侯則賔射亦同天子用五正三正二正其卿大夫射亦三正二正之侯士射二正之侯天子以下燕射則尊卑皆用一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其耦射人云王六耦諸侯四耦卿大夫士三耦謂畿内也若畿外諸侯以下則皆三耦也天子大射則在廟賔射則在朝諸侯亦在朝天子燕射則在寢諸侯亦在寢惟諸侯大射不

顯畿內畿外之異鄭云大射於太學其諸侯賓射若在國則亦在朝與天子同若在國外相會則在境此三射之外又有鄉射謂卿大夫貢賢能之後行鄉射之禮而詢衆庶是也又有州長射於州序之禮又有主皮之射凡主皮之射有二一是卿大夫從君田獵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二是庶人無侯亦張皮而射之是也又有習武之射故司弓矢云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是也　呂氏大臨曰射

者男子所有事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故有大射鄉射之禮所以習容習藝觀德而選士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故主皮呈力所以禦侮克敵也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長丁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別尊卑老稺然後可以觀德行

也　孔氏頴達曰儀禮大射在未旅前具牲狗及設折俎行一獻此等皆燕法故云先行燕禮明君臣之義者謂臣於堂下再拜稽首升成拜君答拜以臣盡竭其力致敬於君君施惠以報之也明長幼之序者黨正飲酒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也　呂氏大臨曰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者大射也卿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者鄉射也射者男子之事必飾之以禮樂者所以養人之德使之周旋中禮也盖燕與

鄉飲酒皆燕也因燕以娛賔不可以無禮故有大射鄉射之禮禮不可無義故明君臣之義長幼之序焉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行中並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內正外直習於禮樂有德行者也

正鵠之名出自此也 孔氏頴達曰此言射者內志審正則射能中故見其外射則可以覩其內德射的

謂之正欲明射者内志須正也謂之鵠者鵠直也欲使射者外體之直　呂氏大臨曰禮射必先比耦故一耦皆有上射下射皆執弓而扶矢其進也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皆揖其退也亦如之其行有左右其升降有先後其射皆拾發其取矢於楅也始進揖當楅揖取矢揖既搢扶矢揖退與將進者揖其取矢也有橫弓卻手兼弣順羽拾取之節焉卒射而飲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説決拾加弛弓升飲相揖如

初則進退周旋必中禮可見矣夫先王制禮豈苟為繁文末節使人難行哉亦曰以善養人而已盖君子之於天下必無所不中節然後成德也射一藝也容比於禮節比於樂發而不失正鵠是必有樂於義理久於恭敬用志不分之心然後可以得之則其所以得之者其德可知矣故曰可以觀德行矣　方氏慤曰進退者升降之節周旋者揖讓之容能中禮者以其先行禮故也内志正然後持弓矢審外體直然後

持弓矢固惟固也故其力能至惟審也故其巧能中

馬氏睎孟曰凡此所謂其容體比於禮也

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

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貍力之反樂音洛行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騶虞采蘋采蘩今詩篇名貍首逸下云曾孫侯氏是也孔疏儀禮鄭注貍之言不來也射諸侯首不朝者故以是名篇樂官備者謂騶虞曰壹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吁嗟乎騶虞歎仁人也孔疏一發而得五豝若君一求而得五賢斷章取義樂會時者謂貍首曰小大莫處御于君所樂循法者謂采蘋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濵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也樂不失職者謂采蘩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

孔氏穎達曰射人云騶虞九節貍首七節采蘋采蘩皆五節鄉射注云五節歌五終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若然則九節者五節先以聽七節者三節先以聽皆以四節應乘矢拾發也　陳氏祥道曰大射奏貍首閒若一鄉射奏騶虞間若一王之五節先以聽諸侯三節先以聽尊者先以聽則多卑者先以聽則寡盖所以優尊者欲其先知之審也然則王射以騶虞大夫士之鄉射亦以騶虞者鄉射之詢衆庶

亦欲官備於天子也　方氏慤曰節者樂歌之節也王氏謂天子以騶虞為節者樂仁而殺以時諸侯以貍首為節者樂御而射以禮盖射所以習武雖先王所不敢忘亦所不敢黷也習而不已其獘必至於黷焉亦在乎有以節之而已設官分職天子之事也故以脩官為節制節謹度諸侯之事也故以時會天子為節服法服道法言卿大夫之事也故以循法為節保禄位守祭祀士之事也故以不失職為節　馬氏

睎孟曰騶虞為節以至不失職為節所謂其節比於樂也　呂氏大臨曰貍首田之所獲物之至薄者也自曾孫侯氏而下言諸侯以燕射會其士大夫物薄誠至君臣相與習禮而天子之德莫大於好生好生繼天者也諸侯之德莫大於奉朝事奉朝事事君者也卿大夫之事莫大於法先王法先王守道者也士之德莫大於敬事敬事死命者也先王制禮作樂以養人所以薰沐漸漬日遷於善而不自知也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數色角反下同行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選士者先考德行乃後決之以射男子生而有射事長學禮樂以飾之　孔氏穎達曰諸侯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而選但既為諸侯卿大夫更以射辨其才藝高下非謂直以射選補而用之也男子生有懸弧之義因此射事更

飾以禮樂則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是也凡事之中能窮盡禮樂而可數為之以興立人之德行者莫如射故聖王務重焉　方氏慤曰或先行燕禮或先行鄉飲酒禮所謂飾之以禮或以騶虞為節或以狸首為節所謂飾之以樂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宫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

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比毗志反下同中丁仲反與音預

正義鄭氏康成曰歳獻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孔疏漢時謂郡國送文書之使為計吏其貢獻之物與計吏俱來故謂計偕物也　三歳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流猶放也書曰舜流共工于幽州陸氏佃曰流流亡即孟子流連荒亡　孔氏穎達

曰中多者得與於祭此謂大射也案書傳云古者諸
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
之好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
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一不適
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一絀以爵再
絀以地三絀而地畢注云凡十五年鄭以此知三歲
而貢士也　方氏慤曰助祭者助天子行禮樂之事
也比謂禮樂相比而不失必曰比於禮樂而後曰中

多則知不比於禮樂而偶中者亦不可以言中矣

存疑胡氏銓曰三歲一貢士蓋書傳之說竊案經意

止謂歲獻即貢士爾

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

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

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

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

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曾孫之詩諸侯之射節也四正正爵四行也四行者獻賔獻公獻卿獻大夫乃後樂作而射也孔疏此大射禮若燕射則說屨升堂坐後乃射莫處無安居其官次者也御猶侍也以燕以射先行燕禮乃射也則燕則譽言國安則有名譽　呂氏大臨曰國家閒暇諸侯與其卿大夫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是諸侯以禮樂養其羣臣也諸侯貢士於天子試之以射以中之多寡為賞罰則諸侯皆勉習禮樂以事天子是天子以

禮樂養諸侯也　方氏慤曰天子制射禮於上諸侯務之於下以使之習聽禮樂則所以養之也養之以禮則不爭養之以樂則無怨不爭無怨則兵不用矣諸侯自為正之具者以射求正諸己故也

存異陸氏佃曰四正蓋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正據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三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二正

案如陸說則具舉字難解且兼天子大夫士則上曾孫侯氏句亦難解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矍俱縛反相息亮反賁讀僨將子匠反與音預觶之豉反弟音悌好呼報反下同俟死絕句者不二字一句下同不陸讀否呂如字屬下句勵

音僅

正義鄭氏康成曰矍相地名先行飲酒禮將射乃以司正為司馬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則為司射也延進也出進觀者欲射者也賁讀為僨猶覆敗也亡國亡君之國者也與為人後者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為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子路陳此三者而觀者畏其義則或去也公罔之裘之發聲也射畢又使此二人舉觶者古者於旅也語謂說義理也三十

曰壯耆耋皆老也流俗失俗也處猶留也八十九十曰旄百年曰期頤稱猶言也行也者不言有此行不可以在此賔位也　孔氏穎達曰孔子使子路為司射之官出門而延進觀者及欲射之人敗軍之將無勇亡國之大夫不忠且無知公罔氏也裘名也序氏也點名也至將旅時使二人舉觶誓衆不在此位者問衆人有此諸行不若有則可在此賔位也此記所陳惟約鄉射禮案鄉射司射比衆耦於堂西此出延

者葢觀者既多庭中不容故出延之入乃比耦也以初觀者在門外未有賔主之禮故誓惡者令不入以鄉飲酒禮差之射禮畢旅酬之時乃是二人舉觶故鄉射禮畢司馬反為司正樂正升堂復位賔取俎西之觶酬主人主人酬大夫大夫自相旅畢君使二人舉觶於賔與大夫則當此公罔之裘序點二人舉觶之節也但衆賔射事既了皆在賔位主人以禮接之不復斥言其惡但簡其善者耳旄期之老不復能射而得

在位此老人本觀禮雖不能射與在賔中故知旅酬之時其人猶在也　呂氏大臨曰鄉射之禮先行鄉飲酒至於將射以司正為司馬故曰射至於司馬也記云既旅士不入明未旅士猶可入而與射故子路執弓延射有入不入及去者入者之辭也卒射司馬反為司正然後行旅酬卒旅然後使二人舉觶於賔與大夫射事既卒則衆賔皆在賔位故公罔之裘與序點舉觶以衆賔皆在賔位故有不在此位及去者

處者存者之辭也賔在門外則司馬誓之使惡者不入賔在賔位則二人舉觶而語不復斥惡但使善者處耳　方氏慤曰如堵牆言其周圍而固密也司正以治禮名之司馬以治兵名之燕禮事也射兵事也方燕之時則名之為司正及射之時則名之為司馬亦各從其類也以將射也故執弓矢以延之以將旅也故揚觶而語焉又各以其類也不謂有如此者否則發問之辭也言能如此然後可以在此位也旄與

耄同孟子曰反其旄倪　馬氏晞孟曰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二者可以死而不死則非忠也捨己之親而與為人之後者則非孝也去與入半言圃之外者去與處半言圃之内者勵者僅也蓋公罔之裘語之以畧序點語之以詳畧故責之以輕而處者半詳故責之以重而存者少　劉氏敞曰與為人後者庶子而奪其宗則篡其祖也嫡子而後其族則輕其親也諸父諸兄諸弟而後其子兄弟則亂昭穆也異姓而

後於人則背其姓也周衰此等盖多此仲氏之所惡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延或為誓序點或為徐點壯或為將旄期或為旄勤今禮揚皆作騰

存異陸氏佃曰揚觶將以飲不勝者鄉射云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觶是也公罔之裘揚觶以待初射之用序點又揚觶以待再射之用鄉射曰設豐實觶如施之此當實序點所揚之觶也夫禮必

再射以備幸中故序點所言又進於公罔之裘一等

案鄭謂揚觶是於旅也語則射畢而合語時也故欲求好學好禮之人陸謂是罰爵似誤

射之為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

舍音捨中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射將祭擇士之射也以為某鵠者將射還視侯中之時意曰此鵠乃為某之鵠吾中之則成人不中之則不成人也得為諸侯謂有慶不得為諸侯謂有讓也　孔氏穎達曰鵠則上下俱同無復君臣父子之别而言以為父鵠者是升射之時既身為人父則念云所射之鵠是為人父之鵠中則任為人父不中則不任為人父故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以及君臣皆放此　吕氏大臨曰射之為

藝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所以父子君臣各以己為之鵠射者各射己之鵠故雖諸侯之射亦以中則得為諸侯不中則不得也故謂之射侯古之射者志於中也其專如是豈特志於中鵠中侯已哉中父之鵠則反求所以中為人父之道中子之鵠則反求所以中為人子之道是乃所以充其類繹其志也　方氏慤曰繹若抽繹之繹言其繹於内而明於外舍若趨舍之舍言其舍於此而之於彼詩不云乎舍矢既均

又曰舍拔則獲射固有舍意

餘論朱子曰射中則為諸侯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此等語皆難信書謂庶頑讒說侯以明之然中閒若有羿之能又如何以此分别恐大意畧以射審定非專以此去取也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

進爵絀地是也與音預

正義鄭氏康成曰澤宫名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皆先令習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宫課中否也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　孔氏穎達曰澤者蓋於寛閑之處近水澤而為之也非惟祭而擇士餘射亦在其中故書傳論主皮射云嚮之取也於圃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宫揖讓之取也是主皮之射亦近於澤也司弓矢云澤共射椹質之

弓矢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絀地進則爵輕於地故先進爵而後益地也退則地輕於爵故先削地而後絀爵也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飯扶晩反食音嗣

正義鄭氏康成曰男子生則設弧於門左三日負之人為之射乃卜食子也　孔氏穎達曰男子生而有

為射之志故長大重之桑弧蓬矢取其質也所以用六者射天地四方也禮射惟四矢象禦四方之亂三曰射罷而後用穀以食子也　方氏慤曰天地四方謂之六合以上與下為合東與西為合南與北為合故也以射六合故以六矢射之射之則以射人代之而已六合男子之所有事也生而必射以示其有事之志射而後食以示其受祿之道　陳氏澔曰宇宙内事皆已分内事皆男子之志也

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已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無所争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争也君子

正義鄭氏康成曰諸猶於也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射則有争也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争中　孔氏穎達曰儀禮大射云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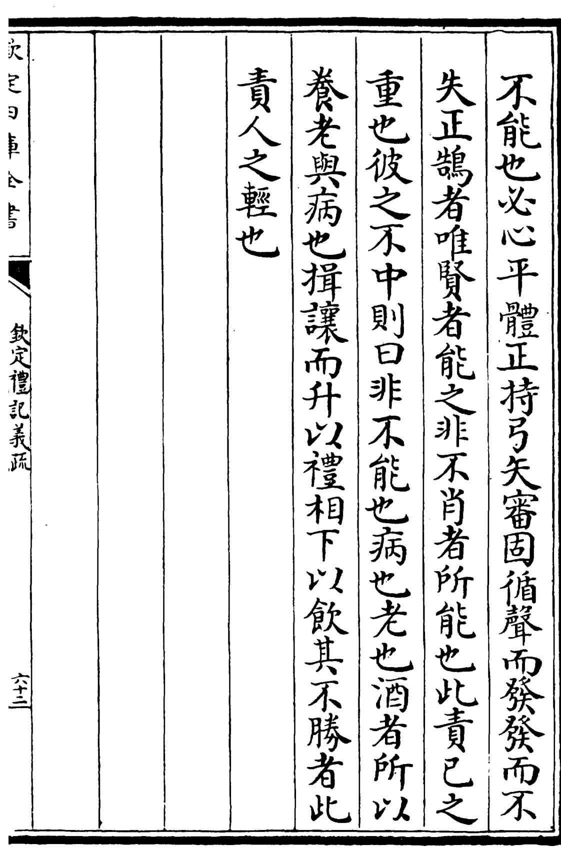
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射時升降揖讓也經文揖讓而升謂飲射爵時揖讓非射時也　方氏慤曰勝飲不勝則材養不材之意也材養不材仁之道也君子當仁不讓於此安得不爭乎　陳氏澔曰為仁由己射之中否亦由己非他人所能與也故不怨勝己而反求諸身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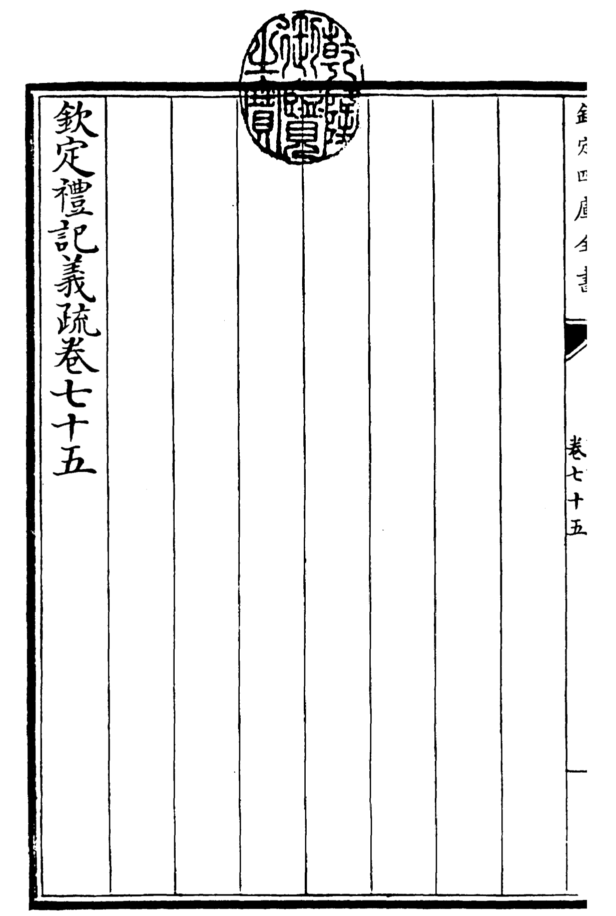
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
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
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正音征夫音扶
正義鄭氏康成曰何以言其難也聲謂樂節也畫布
曰正棲皮曰鵠正之言正也鵠之言梏也梏直也言
人正直乃能中也發或為射發猶射也的謂所射之
識也言射的必欲中之者以求不飲女爵也辭養讓
見養也　孔氏穎達曰何以射者言人之射何以能

使射中與樂節相應也何以聽者言何以能聽此樂節使與射中相合也言射中樂節兩相應會作何法以為之至極難矣循聲而發謂射者依循樂聲而發矢不失正鵠言中也射中與樂節相會唯賢者乃能

詩小雅賓之初筵之詩鄭注聲謂樂節騶虞九節之屬晝布曰正則賓射也棲皮曰鵠則大射也所射之識謂記識之處即正鵠之中也　呂氏大臨曰君子責己重而責人輕我之不中則反求諸己曰非病也



不能也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唯賢者能之非不肖者所能也此責己之重也彼之不中則曰非不能也病也老也酒者所以養老與病也揖讓而升以禮相下以飲其不勝者此責人之輕也



欽定禮記義疏卷七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貢生臣張映昀